

# 《鍾馗伏魔》 鮑德熹野心之作



鮑德熹 伍麗微 攝

國產大片，港人一向不太buy，總覺得火候不夠，不是過於粗製濫造便是過於強調技術，顧此失彼。曾奪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獎的鮑德熹，最近便嘗試推翻大家對國產大片的刻板印象，以其純熟的攝影技巧及強勁的製作班底，打造具東方色彩的魔幻之作《鍾馗伏魔》。他說他的野心不止於此，今次只是一個切入點，以炫目的特技、有限的資金挑戰不可能，未來他希望能拍想像空間更大、與世界觀接軌的作品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



電影超過七成鏡頭牽涉特效，但鮑德熹強調並非刻意要用特效，而是「這種魔幻電影真的需要某些特技去支持，不然就會很平淡。」鍾馗其人其事於歷史書上並無太多記載，流傳下來的佚事僅有三件。第一，唐明皇當年午睡發夢，夢到有人吃鬼，他上朝時間吃鬼的人是誰，官員答是鍾馗；第二，鍾馗對放榜制度不滿，當時頭撞金榜；第三，傳統戲劇有「鍾馗嫁妹」一段，推測鍾馗有個妹妹。

在這三點上，可發揮之處其實少之又少，「坊間流傳鍾馗殺鬼的故事，那其實是講被殺者與鬼之間的關係，並不是鍾馗的故事，鍾馗去到是解決問題，所以拍鍾馗的話，必須對人物的過往——由書生變成斬妖士，有詳細的交代。」因而《鍾馗伏魔》便以鍾馗成長為切入點，講他的內心矛盾、如何被人利用等。

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電影用上這麼多特效，「主要因為這是魔幻故事，如果以故事性為主的，我認為是劇情片，講得唔好聽，《倩女幽魂》是劇情片，李翰祥當年拍《倩女幽魂》，我完全是當故事來看，裡面並沒有特效。」

### 身兼四職

以特效掛帥，很容易讓人誤會，以為只要做好後製，一切便成事，但對鮑德熹而言，《鍾馗伏魔》是他從事電影拍攝以來，挑戰性最大的一部電影，因為他不僅是導演，更身兼監製、特效指導、攝影指導職務，身心俱疲。「這是被迫的。」他笑起來，直言雖然拿着1.65億元人民幣，但用來做一部魔幻電影依然捉襟見肘，「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，拍電影完全取決於人才，不是投機取巧，不是明星加持，只有明星並不會打造出好的電影，是要靠各方面的人

才，當我們沒有錢去請優秀人才的時候，惟有自己做。」

他說：「我作為特技導演，辛苦之處是很多東西沒拍便要想像，想像完要和主創人員、演員們溝通，我們不斷探索，當中的過程很漫長，準備工夫也很漫長，所以腦海裡的準備對我而言最困難。而且我做監製，手上只有那麼多錢，怎麼分好錢去做這麼多東西，製作要怎麼走，我的搭檔趙天宇導演，他不是拍魔幻電影出身的，而是拍劇情片的，我將劇本創作、統籌編劇組的任務交給他，而他交回來的劇本我要看要改，然後在拍攝過程中有無數技術要處理，在這個情況下，我們要按部就班做好每件事，這些才是最難的。」

別人眼中的鮑德熹，是頂着奧斯卡光環、炙手可熱的大牌攝影師，但他其實對自己極高要求，奧斯卡獎項只是讓他更容易調動資源，並不保證此後每部電影一定會成功，因而他總是抱着虛心學習的態度，「我是一個甚麼都學的人，這是怎麼做的，哪方面做得好，哪方面做得不好，我都會學。」他特別喜歡學一些不好的經驗，每次看到以前自己拍的戲，他都會找出裡面做得不夠好的地方，像製作、特技、拍攝、運作等，挑出毛病，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。

### 魔幻想像

常說中國電影向上發展，這僅僅是一個說法，國產電影始終太多包袱、太多限制，不容易打入國際市場。「我們看中國電影不要只看現在，要看未來十年，中國現在雖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的電影市場，但很抱歉，經常看電影的人佔不到十三億人口裡的五千萬。整個國家的戲院分佈及觀眾，遠遠沒有飽和，我們要看得長遠一點，對，我們今天只能做兩千萬到五



千萬美元的製作，這在美國只是中小成本的製作，但如果我們的觀眾不斷成長，票房愈來愈高，那投資者就願意花更多錢來拍電影。」

荷里活圈內有句話——故事來自東方，意指創作題材、靈感源於東方想像，譬如《功夫熊貓》、《花木蘭》這些富中國色彩的荷里活電影，外國人手到拿來，用上大量娛樂元素及荷里活式文化，「而荷里活文化在世界流行多年了，所以大家熟悉他們說故事的語法，因而中國人說東方故事時，也必須注意這些語法。」

另外，內地政府也必須更為開放，容許大家有想像的空間，因為電影源於想像，尤其是魔幻、科幻電影，更需要想像力。「如果規限想像，對過去的事持開放態度，但對未來的事就有所限制，不能做過多的想像，這就影響科幻電影的想像力。」鮑德熹還記得小時候看《希臘神話》、《天方夜譚》或《十萬個為甚麼》時的趣味，「年輕人就是對未來有想像，才會激發他去做科學家或研究未來的事，我們為了下一代，是不是要解放想像力？」

這也是為甚麼鮑德熹會接拍《鍾馗伏魔》，他嘗試摸索中國式魔幻電影的可行性，從語言、音樂、特效各方面着手，走出第一步。為了貼近世界觀眾的語言，他請來Javier Navarrete——

一個非常擅於寫魔幻電影的西班牙作曲家，用音樂連接觀眾，「大家可能看不懂對白，但在視覺、聽覺上會覺得熟悉。」而在設計方面，他與華納兄弟合作，請他們設計了所有的CG (Computer Graphics) 人物、場景，「中國電影試過用CG做怪獸、動物，但鍾馗和雪妖都是人物，人物是最難做的，我們用很少的錢挑戰這個難度。」

他更揚言如果電影反應好，便會開拍鍾馗二、三部曲，野心絕不小。



### 影評

文：張錦滿

## 趣味秘史 恰如其分

劍橋物理學泰斗霍金的傳記電影才放映過，劍橋數學系教授艾倫·圖靈(Alan Turing)的真人真事電影又登場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造了一部機器，可以破解德軍通訊密碼，助千四萬人避過德軍炮火。

圖靈是同性戀者，被判罪，鬱鬱而終(有說是自殺)，而他的偉大事跡，也成為英國官方的秘密檔案，過了五十年，解禁之後，才為世人所知。他的事跡現在已屬今人通識範疇，今天拍成電影《解碼遊戲》，能讓普羅大眾理解這位偉人和他的時代。

《霍金：愛的方程式》講劍橋物理學家霍金的大半生，令人感動，《驕子會》則批評牛津貴族學生，深刻到肉，《解碼遊戲》講劍橋數學家的故事，並不沉悶。此片由1967年於挪威出生的Morten Tyldum執導，之前他拍過三部挪威電影，今次首次製作英語片便一鳴驚人，獲得今年奧斯卡金像獎8項提名，不簡單。

此片劇本由美國作家Graham Moore根據艾倫·圖靈的傳記改編而成，在歐洲市場上放映時，被評為未拍成電影的最佳劇本。劇本取自真人真事，當中六、七個人物性格描寫生動，人人有戲，而事件細節，涉及科學和軍事專業知識，亦十分吸引。

片中有不少英國軍情局內部描述，似模似樣，尤其是把大戰時將領處事的過程和心理狀態，交待得詳細，逼真程度高，叫人看得津津有味。

圖靈又是位馬拉松跑手，他的最佳成績是2小時46分，於1948年的一次跨國賽事中，跑贏同年奧運會金牌得主Tom Richards。此部歷史人物傳記電影，編劇和導演皆傑出，不只重現歷史事件，更把圖靈長跑的畫面，與劇情融合，把歷史人物的生平片段，組織成戲劇情節，衍生出劇力與趣味，甚至有懸疑片的味道，吸引觀眾追看下去。

「新福爾摩斯」班尼狄·甘巴貝治今回飾演圖靈，有發揮演技的機會。這位英國萬人迷，不只臉孔和外形與圖靈相似，編導避免畫面枯燥，巧妙加入一位真實人物、女解碼員同事的戲分，她與圖靈惺惺相惜，互相欣賞並關心對方，就算沒有發展成愛情，也動人不已。



看過圖靈傳記的讀者，和電腦專業人士，看《解碼遊戲》，或許會認為不足夠，因為圖靈仍有不少專業細節與面相未被展現出來，然而對一般觀眾而言，這部電影已經用盡兩小時篇幅，富趣味性之餘，亦揭露一段世人都應該知道的秘史，足以成為恰如其分的娛樂佳作。

### 對照記

文：勇先

## 《香港料理》 消失的港式情懷

這期「對照記」不跟大家分享港產舊劇舊片，想為大家點一首歌，是「秋官」鄭少秋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《香港料理》，這首歌頗有八十年代初許冠傑《日本娃娃》續集的興味——同樣是以廣東話詞彙入樂(更大玩粗口諧音)，同樣是講一種香港人遇上日本文化的衝擊和不愉快經驗(前者是追日本女生；後者是到日本吃料理)。故此《香港料理》雖說是流行曲，但當年聽起來已十分old school。

當然，我絕無意給秋官甚麼負評，事實上這首歌延續了九十年代「扮嘢秋」那種迴光的活力——七、八十年代秋官有多受歡迎，相信不用我多說。九十年代的他依然厲害，但畢竟人到中年，已少了之前的風流倜儻和活力，可是他卻沒有為自己的演藝事業定型，他除了拍過幾齣經典劇集外，更在一些綜藝節目中扮過很多當紅藝人，如劉德華和郭富城，即使扮起「舞台王者」勁歌熱舞，亦出奇地有板有眼，令「扮嘢秋」之名於九十年代不脛而走。至於這首《香港料理》的MV，亦安排連串舞蹈，雖然秋官故作瀟灑的神情更顯他刻意掩飾的吃力，但看過之後你無法不承認他的舞技其實相當好(以他的年紀來說)。

秋官七十年代的粵語流行腔調及大玩「燒喇叭」的粗口諧音，大概是我們對《香港料理》的印象。這樣的「流行曲」，年輕聽眾當然難有共鳴，但這種舊式怪趣，其實是一種娛樂風格，儘管你覺得老套或覺得自己跟秋官是屬於兩個沒有共鳴的年代，卻不至於反感，反而覺得他的歌玩味十足。

所謂「食色性也」，正如前文所說，如果我們說，《日本娃娃》是從「色」方面，透過泡「靚妹」的失敗經歷來表達一種偏外的反思；那麼《香港料理》便從「食」方面，道出其實「香港甚麼都有，而且一直是個很勁的城市，大家不如留守香港，一齊寄望明天會更好……」的老掉牙正向思維。誠然，若你對這個社會欠缺信心和希望，總會有人跑出來提醒你別以為「外國的月亮特別圓」，並反覆告訴你香港這個家其實甚麼都有，留在這裡安居吧！然而到了今天呢？當你感到絕望，政府卻「催促」大家到內地「尋找機遇」；當我們的家為了要招待客人而變得面目全非，大家發出絕望的呼喊，反被怪責接待不力……忽然發覺，《香港料理》那份「回家真好」的港式情懷，原來早已隨時光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《香港料理》重溫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2qbgfXzzZ8>

### 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## 《對面的男孩殺過來》 好鄰居？壞鄰居？

香港人常被人批評冷漠，大部分人即使同住一幢樓，亦甚少來往，與鄰居也談不上有甚麼交情。

鄰居關係，好的話當然合家歡喜，出出入入方便好多，但心術不正的鄰居，則寧願無好過有，不然便會像新戲《對面的男孩殺過來》的Claire般惹來一身蟻。

電影是2011年Blood List中業界最喜歡的劇本之一，由Rob Cohen執導，前聯邦檢察官Barbara Curry撰寫，這也是她第一個劇本。「我筆下的Claire是一個很堅強的女性但卻有嚴重的缺陷，她的缺陷不是因為屈服於Noah的誘惑，而是選擇不原諒不忠的丈夫，自視過高。我想若果這位高傲的女子犯了和丈夫一樣的過錯，她會明白到為何丈夫會犯錯，而且值得原諒。我們做人不能夠太強橫自負而不願意去寬恕原諒，這亦是故事想帶出的信息。」Curry說。

Claire是高中教師，剛剛走出丈夫出軌的陰霾，豈料兒子Kevin卻在學校受欺凌，此時19歲的Noah搬到隔壁，並不時協助Claire解決問題。但單身男女走在一起，情感不免走了調，心力俱疲的Claire受Noah誘惑，與他發生了關係，但平日友好善良的Noah其實不懷好意，不但闖入Claire的生活，更幾乎摧毀其平靜的日子……

飾演Noah的Ryan Guzman憑《舞出真我》系列為人所熟悉。他表示從經理人那裡首次聽到關於這位19歲迷人又邪惡的角色，認為他「很黑暗，與之前的演出完全不同。」他更為了角色，與導演詳談，兩人圍繞沉迷、迷戀等方向討論。導演Cohen便說：「甚麼是沉迷、迷戀？如何引起？其實這與迷戀的對象無關，反而是一種循環式的需要及慾望，最終可能演變成因迷戀對象滿足不到自己的期望或渴望而感到憤怒。」

要全身而退，談何容易。

